

短篇散文·小說選集

我行我歌

文心著

我行我歌

文心著

——短篇散文、小說選集——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二日初版

定價 新臺幣 [REDACTED]

我行我歌

——短篇散文、小說選集——

主編者 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著 者 文 心

發行人 游 彌 堅

發行所 東方出版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二一號
電話：二九九九四・二九九九五
郵政劃撥帳戶 第二一號

印刷所 中外印刷廠

臺北市天水路五一巷廿二號

本社業經內政部核准登記，登記證號為內版臺字第三七四號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調換

作者的話

這是我本年中出版的第四個集子。

本書裏收集了我歷年來發表的一部份作品——三十八篇散文和十三篇小說。這些作品，除了一部份曾在「中央日報」、「純文學」、「臺灣文藝」發表過之外，其他大部份曾在「聯合報」發表。而作品產生的日期，從十餘年前的舊作到今年的新作都有。

「我行我歌」，原是我過去在聯合報一連串發表散文時，加上的一個主題。本書要付梓之前，我考慮再三，就決定以它做為本書的書名。

海明威說：「對於一位真正的作者來說，每本書都應該是一個新的開端。」這句話正好用來表達我此刻的心情。

五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文 心 謹 識

目錄

散文：

舟子的歌	一
淡水河	三
死巷	五
像這樣的夜裏	七
七月的歌	九
淡水河的故事	一一
鉛桶、水、沙漠	一二
家	一四
街狼	一五
誕生	一七
隔壁的女人	一九
撈屍船	二一

城街	二六
給——雪妹	二七
頂樓上	二九
瘋女與星星	三一
風曲	三三
雨訊	三五
情感的書	三八
秋天的風城	四〇
風城	四二
池畔	四四
風城離情	四五
檳榔樹下	四七

笛姊嫁後·····	五〇
臺北橋·····	五五
流星·····	五七
二月·····	五九
無題·····	六一
獅陣·····	六二
貓頭鷹·····	六六
星座·····	六七
擺渡的人·····	六九
大水退後·····	七一
失戀日記·····	七四
唐友貴·····	七七
孩子們的爸爸·····	八三
從日文到中文·····	八七

小說·

只能敲一次·····	九〇
我的悲劇性的存在·····	九八
花瓶與櫃臺·····	一〇六
祖父的故事·····	一一四
父與子·····	一二七
寄人籬下·····	一三三
歸宿·····	一四一
初戀·····	一四七
觀光客·····	一五二
出路·····	一五七
養女的故事·····	一七五
獸檻·····	一八七
怒張的太陽·····	二〇六

舟子的歌

舟子唱着歌，唱着古老的歌，祖宗留傳下來的老歌。

儘管那支歌早就給人們遺忘了，但是淡水河老記着它，記着它的調子。

古老時候，這裏沒有水門，沒有遮去視野的樓屋，沒有市聲，沒有二十世紀的喧嘩聲。

阿五買了三層樓房了！

阿九做官了！

舟子仍舊搖着槳，唱着歌。

風，六月的風，向他臉上吹來。

×

×

×

這急湍的靜靜的河流，這搖擺的靜靜的小舟，這如箭的靜靜的歲月呵！
已是五代了。

頭頂上有雲朵飛着，和古老時候一模一樣的雲朵飛着。

有槳聲，有流水，有鱗波……，都和古老時候一模一樣。

已是五代了。

一場大水剛過，舟子的家譜給流失了！

阿五賣了三層樓房了！

阿九丟了官了！

舟子仍舊搖着槳，唱着歌。

風，六月的風，向他臉上吹來。

淡水河

我沿着淡水河岸，信步地走去。

早熟的亞熱帶陽光，指彈着淡水河的鱗波。波光像戴銀帽子的小姑娘，蹦蹦跳跳的兜着圈子。

淡水河有個夢，多彩綺麗的夢：夢見大海，鯨魚出沒不定的大海。

荒涼漂泊的旅程已過大半，海洋在望。

淡水河靜靜的想：

古老時候，河上小舟如鯽，槳聲間傳來了舟子的歌。一年比一年，小舟逐少，如今舟子的歌已被遺忘。

可是淡水河並不寂寞。

在離河岸不遠的那淺綠色幃幔低垂的樓房，有人拉着胡弓，似斷似續的聽見歌女唱戲的聲音。

我沒去過汨羅江，不知清碧漣漪的波流與淡水河有幾分像，但吟哦着那悽楚哀怨的離騷，彷彿走到汨羅江畔，看到滾滾的浪花。

x

x

x

有人告訴我：當晴朗的晚上，淡水河便下着星星的雨。

不巧得很，這天晚上，淡水河卻下着銀箭似的雨。長簾子般的燈光在水裏搖曳着，好似龍宮的花園一簇一簇放射出稀罕的光彩。

對岸泥沼的河灘上，見得出一團小黑影子，一支平放的光滑的釣桿，是他的身份的表徵。

這邊河灘上。插着數支線香，一疊「銀紙」在燃燒着。披頭散髮的婦人撐着雨傘，哭着溺死的孩子

「嗚，還我兒子！嗚，還我兒子！」

回答的是，三三兩兩的醉漢的哄笑：

「沒路啦！開倒車呀！」

淡水河懂得這個幽默。

淡水河只是造物主擺設的一面宇宙的鏡子，有人告訴我說。

死巷

週末下午，一對年青的情侶從陋巷走出大街來。他們倆肩並着肩，頭倚着頭，好像用蜜糖黏貼在一起似的走着。

男的正在讓女的猜着他將帶她去哪裏。

「植物園？」

「不是。」

「舞廳？」

「不是。」

「咖啡館，是吧？」女的瀟着頭說。

「……。」

「到底去哪裏呀？」女的迷惘地望着他。

「去……」男的聲音太小，底下的話，任什麼也聽不見。

他們倆走得很快，把我撇了下來。

這溫柔的週末下午，難道就這樣白白地讓它過去嗎？一種奇怪的念頭浮上了我的腦子裏。

我掉頭走回來，轉進了那對情侶剛走出來的那條陋巷裏去。

肉舖前，一條狗在向拿着屠刀的老板狂吠，舖裏的小伙計用掃帚趕走了牠。

我一直進去，骯髒的飲食店，竹簾深垂的當舖，三、四流的理髮館，還有散放着一股氣味難聞的補鞋攤……。臭水溝淤泥塞積。浮躁的聲音像一大鍋沸水，翻滾着。

「喂！」背後有人叫着。我掉回了頭，原來是一個粗漢在喊着坐在麵攤仔的紳士：「你酒喝夠了吧？」

紳士跌跌撞撞地站了起來，舉上一隻酒杯。

「諸位父老兄弟姊妹！」他裝着一副傻相，鞠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躬喊着：「拜託！拜託！請惠賜一票吧！」

他反覆地說着這句話，好像他只會說這句話，又好像他只爲說這句話而活着。

見鬼！我悄然地一轉身走了出來，這又是一條死巷呢！

像這樣的夜裏

像這樣的夜裏，像這樣星光淡黯的夜裏，我就看不見划着小舟的漁夫的面孔。那漁夫正在拉網。剛進網的像魚的眼睛似的星星，一下都漏掉了。

「星星掉下河裏去了！」他說。

許多許多人曾經從星光下走了過來。

這星光照亮人間社會已經很久了！

夜風懶散地吹了起來。

夜像一塊黑色的綢布包袱巾，包裹着魚的眼睛，和點點滅滅的漁火。

這眨呀眨呀的星星，究竟像不像魚的眼睛，像不像點點滅滅的漁火呢？

像這樣的夜裏，黝黑的淡水河下游那邊山上的燈光，會教人疑想是一顆偌大的金剛石熠熠發着光。父親告訴過我，我是在一個像這樣的夜裏出生的。

像這樣的夜裏，阿里山上的星星低得幾乎一伸手就可以捉到。

我很久沒有看到阿里山上的星星了！

我曾經追逐了各種行星的軌跡。我深深知道像這樣的夜裏，和像那樣的夜裏，還有無數個像這樣那樣的夜裏，它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

我在這兒，星星在這兒，夜在這兒。我是在一個像這樣的夜裏出生的。

七月的歌

搖晃着，搖晃着，七月拉長着面孔，走過來了！

太陽低吻着這城市的胸脯。

一個F升上來了！

一個I升上來了！

一個R升上來了！

一個E升上來了！

當街有一羣一羣的吉普賽般的熱浪，東來西去地跳着搖滾舞。

「把臉貼過來吧！」

「這些沒有靈魂的東西！」

「啊，該裝個冷氣呀！」

「來杯酸梅湯！」

剃光頭髮的七月的天空，在綠色紗窗那邊戲逐着吉普賽少女——白雲。

沒有護照的風，被攔阻在城區外。

西天邊湧起了恐龍般的烏雲。

轟隆！轟隆！

好像有個巨人在推開着天扉。

轟隆！轟隆！

天扉裂開了一條縫，又關上去了！

雨傾盆而下。

烏雲散失了。

太陽又開始低吻起這城市的胸脯來。

淡水河的故事

今天早晨，霧的面紗又把妳遮住了，妳純樸的面孔，看去那麼遠。

「淡水河呀，淡水河！」我緊靠着橋欄邊喊道：「拿下妳的面紗，說說故事呀！」背後狹窄的行人道上，人們蜂擁似地走着。

有人不斷地大聲喊着向前走。

但是，我要停下來，在這洶湧的人潮裏停下來。

我要向划過妳的胸脯上的船伕道聲早安，向蹲在妳腳下的浣衣女，和老在妳身上掏星星的漁伕道早安。

妳說，那些一個波浪滾着一個波浪的日子……

妳說，啊，繼續說下去！

「啊，淡水河呀！爸爸叫我問妳好！他說過，這些都不是妳的錯！」